

毛

詩

紬

義

毛詩細義卷十三

嘉應李黼平繡子著

節南山之什

節南山

序家父刺幽王也箋家父字周大夫也正義謂雲漢瞻仰箋俱引春秋此不引春秋註有詳畧鄭無義例是也謂春秋家父凡伯之等並應別人則非桓五年春秋書仍叔之子來聘若如孔說春秋時趙氏世稱孟智氏世稱伯仍氏或亦世字叔則經書仍叔可耳何爲必稱仍叔之子乎正以此仍叔是雲漢詩人天下

皆知故特著之以見雅詩已亡之意以此推之隱七年凡伯卽瞻仰詩人桓八年家父卽此節南山詩人桓五年仍叔上距宣王初年百二十一年父沒子聘于理無妨隱七年凡伯上距幽王初年六十六歲桓八年家父至十五年仍見經上距幽王初年八十五歲年月非甚久遠古人長壽者多何足疑也

節彼南山維石巖巖傳興也節高峻兒巖巖積石兒箋云興者喻三公之位人所尊嚴按文選吳都賦云賁緣山嶽之岳劉淵林註引許氏記字曰陬隅而山之節也今說文作高山許以陬隅二字釋岳而云高山

之節是許以岳節字同陬隅玉篇又作岨岨云高崖
積石相向是節字中已有積石意釋文云巖本又作
巖傳非以積石訓巖巖言維有積石所以高峻令人
視之巖巖然也箋云人所尊巖亦以經作巖字故云
然若作巖巖則二句皆屬山言何以興下具瞻乎正
義雖云巖巖具瞻互相發見然訓釋迂回不如作巖
巖爲直捷矣

維周之氏箋云氏當作桎鍔之桎言尹氏作大師之官
爲周之桎鍔持國政之平正義曰說文云桎車鍔也
則桎是鍔之別名耳以鍔能制車喻大臣能制國政

故以大師之官爲周之桎鐙也按說文桎云足械也並無車鐙之文箋以桎易氏字未嘗云桎卽是鐙正義合桎鐙爲一亦非箋意詳觀正義鐙能制車之文乃知正義原本必非如此釋文云桎礙也說文云軻礙車也楚詞朝發軻于蒼梧兮王逸註云軻櫓輪木也玉篇云軻礙車輪木或作桷是軻與桷同說文桷云桎桷也此原是木名以礙輪者不擇何木或此木亦可斬以礙輪故名桎桷而桎有礙義桷與軻通正義原本當日說文云桎車桷也則桎是桷之別名耳以桷能制車喻大臣能制國政蓋桷所以止車故言

能制車若鍤則所以行車不得言制車然則正義不誤校書者因箋桎鍤連文故改桎爲鍤而正義遂不可通耳

式夷式已無小人殆傳式用夷平也用平則已無以小人之言至於危殆也箋云殆近也爲政當用平正之人用能紀理其事也無小人近正義曰易傳者以上文欲王躬親爲政則宜爲己身之已不宜爲己止也按箋讀已爲紀故言用能紀理其事且又明言用平正之人亦是人而非己正義緣上躬親解爲己身之己非箋意也

正月

胡爲虺蜴傳蜴蜥也釋文蜴星厯反字又作蜥是蜴蜥
字同按此虺蜴與斯干虺蛇不同斯干之虺當作虫
一名蝮爾正釋魚云蝮虺博三寸首大如擘舍人曰
蝮一名虺江淮以南曰蝮江淮以北曰虺孫炎曰江
淮以南謂虺爲蝮廣三寸頭如拇指有牙最毒郭璞
曰此自一種蛇人自名爲蝮虺說文虫云一名蝮博
三寸首大如擘指象其臥形蝮云虫也是斯干之虺
本爲虫一名蝮也釋魚又云蝮蜥蜴蜥蜴蝮蝮
蜥守宮也說文虺云虺以注鳴詩曰胡爲虺蜥从虫

兀聲蜥云蜥易也蜥云榮蜥蛇醫以注鳴者陸疏云
虺蜴一名蝮蜥蜴也或謂之蛇醫是此詩之虺爲虺
蜥與斯干殊也正義于此殊少區別

褒姒威之傳褒國也姒姓也威滅也釋文姒云音似毛
云姓也鄭云字也威云呼悅反齊人語也字林武劣
反按傳後今無箋如釋文則古本有箋今汲古閣本
脫也褒姒褒國君所獻故冒姒姓其實童妾觸龍釐
而生有母無父故鄭以姒爲字威齊人語似非元朗
所能言亦當是箋又此章傳箋不少孔總釋經文後
更不別釋傳箋褒姒爲后始末亦不疏明疑正義亦

有脫簡也

乃棄爾輔傳大車重載又棄爾輔正義曰爲車不言作輔此云乃棄爾輔則輔是可解脫之物蓋如今人縛杖于輻以防輔車也按車上之具皆以輔車其可解脫者亦不少傳不指言何物以經文自具不煩解說也此章乃棄爾輔與將伯助予相對則此輔是人非物下章云無棄爾輔員于爾輻屢顧爾僕不輪爾載則僕卽是輔可知經言大車旣重載矣乃棄爾輔車之人至輪傾爾載乃請長者相助晚矣若不棄爾輔車之人則有益于輪輻輔車何人爾僕是也果能屢

顧念之卽不至輸傾爾載矣如此經意自明不必別有物也

十月之交

序大夫刺幽王也箋云當爲刺厲王作詁訓傳時移其篇第耳如鄭言是毛公改序厲王爲幽王而移其篇第于此也說此以下四詩者或从毛或从鄭皆無確然可據之文正義已云各从其家不復強爲與奪而百川沸騰不同三川之震又以鄭義爲安是爲自亂其例毛公先鄭四百餘年去孔子未遠旣已改序卽當从之正不必紛紛辨難也

朔日辛卯箋云周之十月夏之八月也八月朔日日月
交會而日食正義曰此朔月辛卯自是所食之月云
云如孔說經文是朔月今汲古閣本作朔日者涉箋
而誤也當改正乃合

不用其行箋云行道度也不用之者謂相干犯也正義
曰日月告天下以王有凶亡之徵故不用其常道度
所以橫相干犯也按日月行天各自有道至朔相逢
而道有表裏若月先在裏依限而食者多若月先在
表雖依限而食者恒少然有交會而不食者卽有不
交而亦食者春秋襄二十一年九月十月頻食二十

四年七月八月頻食漢高帝三年及文帝前三年皆
十月十一月晦頻食于法一百七十二日有餘而一
交交乃有食若比月則未交何由有食而春秋漢史
現皆有之秣家推之不得諱言術疏多云昔誤而不
知天道深遠固有如是之神明而莫可測者既有不
交而食故箋謂橫相干犯屬之厲王毛以此詩爲幽
王則是依限而食是以梁虞劓唐一行推之在幽王
六年乙丑歲 國初學者以授時推之是歲十月辛
卯朔泛交十四日五千七百九分入食限旣依限而
食卽非橫相干犯毛解此句必不得與鄭同唐秣志

日四序之中分同道至相逼交而有食然春秋于秣
應食而不書者尙多蓋日食必在交限而入限不必
盡食若過至未分月或變行以避之或五星潛在日
下禦侮而救之或涉交數淺或在陽厯陽盛陰微則
不食或德之休明而有小眚焉則天爲之隱四者皆
德之所生秣家之言如此是月有避日之理此章毛
無傳以上傳日君道月臣道推之毛意蓋謂月不用
其臣道而變行以避日也正義以箋義述毛未爲得
矣

胡潛莫慝箋云潛曾也此用節南山傳也潛从潛聲說

文晉曾也毛無讀若之例晉訓曾卽讀爲曾鄭亦不言當作晉曾讀若晉曾音同者義可通是漢以來晉晉晉三字一也釋文仍音七感反非

豔妻嬭方處傳豔妻褒姒美色曰豔箋云七子皆用后嬖寵方熾之時並處位言妻黨盛女謁行之甚也敵夫曰妻正義曰皇父及伯仲是字之義故知皇父家伯仲允皆字蓋與后同姓剡也序下正義引中候剡者配姬以放賢以剡豔爲古今字按鄭惟據經妻字疑正月言褒姒此詩言豔妻當別爲一后故以爲厲王后耳未嘗言姓剡也宣王元舅申伯是厲王后申

國女也姓姜不姓剡鄭解豔妻亦當爲美色正義云
云誤也

日子不戕箋云戕殘也言皇父既不自知不是反日我
不殘敗女田業禮下供上役其道當然言文過也釋
文云戕在良反王作臧臧善也孫毓評以鄭爲改字
如孫毓言則經本作臧字毛無破字之例此二句當
爲皇父述人之言云女謂子所爲不善當知下供上
役禮則有然矣陸孔同時釋文所言孔豈不知乃猶
以鄭述毛非毛意也

悠悠我里亦孔之瘁傳悠悠憂也里居也瘁病也箋云

里居也悠悠乎我居今之世亦甚困病正義述毛曰
毛以爲詩人見王政之惡如此故言悠悠乎可憂也
爲此而病亦甚困病矣正義可憂也之下當釋里居
乃云爲此而病則傳里不訓居明矣釋文云里如字
毛病也鄭居也本或作廕後人改也如釋文則傳原
云悠悠憂也里痲病也居也二字當衍涉箋而誤也

雨無正

旻天疾威正義曰上有昊天此亦昊天定本皆作昊
天俗本作旻天誤也孔明言俗本之誤今汲古閣經
文此句作旻天不合正義原本釋文云旻密巾反本

又作昊天者非也陸謂當作旻天校書者依釋文而誤也當改正

周宗旣滅正義述經曰毛以爲周室爲天下所宗今可宗之道旣滅國亦將亡無所止而安定也又靡所止戾傳定也正義釋曰此傳質畧王述之曰周室爲天下所宗其道已滅將無所止定毛以刺幽王理必異于鄭當如王說按正月褒姒滅之傳云有褒國之女幽王惑焉而以爲后詩人知其必滅周也此句不復發傳當同于前史記周本紀幽王三年云欲廢申后并去太子宜臼以褒姒爲后以伯服爲太子周太史

伯陽讀史記曰周亡矣又云竟廢申后及太子以褒姒爲后伯服爲太子太史伯陽曰禍成矣無可奈何周太史言周亡矣禍成矣卽此詩旣滅之義孔以王肅義述毛謂可宗之道旣滅雖亦可通究非毛旨

小旻

國雖靡止傳靡止言小也按下民雖靡盬句傳不釋盬字鄭讀爲模云法也正義以鄭述毛而王肅讀爲旰云大也言無大有人韓詩作𦉰云猶無幾何皆謂民少皆依經分釋也傳意盬卽周原盬盬之盬良以此經當言國靡盬民靡止今言國靡止則是民因國無

腴美之地而然故以小也二字統釋之是廐字已于
靡止句釋之矣靡止靡廐只一小足以盡之不煩更
爲立說以鄭述毛非傳意也

小宛

序刺宣王也誤當作幽王

中原有菽傳菽藿也力采者則得之箋云藿生原中非
有主也正義曰菽者大豆故禮記稱啜菽飲水菽葉
謂之藿公食禮云鉶羹牛用藿是也此經言有菽傳
箋皆以藿爲菽以言采之明采取其葉故言藿也按
說文藿作藿云未之少也則藿原是菽旣在原中宜

乎易得傳言力采乃得者正以其少故也說文此訓直爲毛傳作箋未可以爲蔽之葉矣

宜岸宜獄箋云仍得曰宜正義曰時政苛虐民多枉濫此人數遭之在上以爲此實有罪宜其當然由其仍得故曰宜也如孔說是讀箋仍得爲應得也按箋言可哀哉我窮盡寡財之人仍有獄訟之事釋經我字是遭獄訟者自言不應得而非在上者謂其應得也說文仍从乃聲古者乃亦音仍爾正仍乃也是仍乃二字音義同鄭蓋以仍爲乃言不應得而乃得也

小弁

何辜于天我罪伊何傳舜之怨慕日號泣于旻天于父
母正義曰毛意嫌子不當怨父以訴天故引舜事以
明之又曰引此者言大舜尙怨故太子亦可然也孔
此解猶未深得毛意傳引號泣于旻天釋何辜于天
引于父母釋我罪伊何耳孟子述公明高曰我竭力
耕田供爲子職而已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釋書
于父母句與此詩正同故傳引而釋之也

不屬于毛不離于裏傳毛在外陽以言父裏在內陰以
言母孫毓謂傳意母斥褒姒正義譏之謂太子非離
厯褒姒而生按上傳云幽王取申女生太子宜咎又

說褒姒生子伯服立以爲后則經中母字自指褒姒以褒姒見爲后也傳但以毛裏爲內外亦未嘗以太子爲褒姒所生箋云我獨不得父皮膚之氣乎獨不慮母之胞胎乎何曾無恩于我似以離裏指申后然觀下箋云太子不爲王及后所容而見放逐則此箋離裏亦當指褒姒不處胞胎因上不得皮膚之氣而連言之耳不必泥也

雉之朝雉箋云雉雉鳴也正義曰雄雉之於朝旦雉然而鳴又引說文云雉雄雉鳴也按今說文雉云雄雌鳴也雷始動雉鳴而雉其頸玉篇雉云雄雌鳴與說

文同廣韻雉云雉鳴與此箋同初無雄雉鳴之說文
選潘安仁射雉賦云雉鷺鷥而朝雉徐爰註曰鷺鷥
雉鳴也又云雉之朝雉尙求其雌雌雉不得言雉顏
延年以潘爲誤用也按詩有鷺雉鳴則云求牡及其
朝雉則云求雌今云鷺鷥朝雉者互文以舉雄雌皆
鳴也徐註爲潘賦曲圓其說而不知雉之爲訓本兼
雄雌孔以雄雉鳴釋箋又引別本說文以實其說非
鄭訓雉鳴之本意也

析薪地矣傳析薪者隨其理箋云地謂觀其理也必隨
其理者不欲妄挫折之正義曰析薪而言地明隨其

理地者施也言觀其裂而漸相施及按从也从它之
字隸書多混而爲一地依說文當从手从它但其訓
爲曳非此詩之地明矣玉篇引此詩作地云謂隨其
理也廣韻地字註亦云析薪是經有作地字者然說
文地訓落也亦與傳箋不合廣韻地云離也說詩者
或謂地是以手離之析既是離安得地又爲離正義
讀地爲施得之但亦非漸相施及蓋施有从義有伺
義孟子云施从良人之所之邱中有麻詩將其來施
施箋云施施舒行伺閒獨來見已之兒是施有隨从
伺視之義故毛以爲隨其理鄭以爲觀其理地與施

音義同也

子之佗矣傳佗加也正義曰此佗謂佗人也言舍有罪而以罪與佗人是從此而往加也故曰佗加也按以罪加佗人義自得通但如孔言則經旣言子又復言佗必子不訓我訓爲與而後可爲以罪與佗人也說文佗云負何也舍彼有罪而妄加于太子太子身負此罪故經曰佗而傳曰加矣

我躬不閱遑恤我後傳念父孝也孟子引舜孝以論此詩故毛亦引孟子而斷太子之爲孝用師說也于時太子已奔申國不忘幽王其哀痛憫恤之心必有流

露于言面者故其傳述之如此經曰遑恤似已決絕者痛之切正其念之深也幽王果欲殺太子亦無難詭詞召反至而戮之當年不聽讒言而于所謂我躬不閱者卒能容其逋竄以成東周數百年之基則此詩之孝有以感動其心矣

巧言

曰父母且箋云始者言其且爲民之父母今乃刑殺無罪無辜之人正義述經曰王之始者言曰我當且爲民之父母也自許欲行善政今乃刑殺其無罪無辜之衆人又釋箋曰無道之君皆自謂所爲者是道非

知其不可而爲之也按箋云始者言其且爲民之父母則經中日字是詩人之言孔以爲幽王自言非箋意也

亂如此懽傳懽大也箋云懽敖也爾正釋詁云懽大也釋言云懽敖也而釋言之懽陸氏釋文本作懽是二字本通此詩兩懽字毛作傳時上經當作懽故訓爲大下經作懽以懽之爲敖人所易知故不釋也鄭箋詩時兩經皆作懽故訓爲敖正義以毛訓懽爲大述下經云昊天乎王甚虐大我誠無辜而辜我是虐大也大字釋懽字而虐字于經並無所指未得毛意按

上撫字訓大是總言亂之大下已威大撫分承此句
言王甚可畏王甚敖慢毛意亦當同鄭也

僭始既涵傳僭數涵容也正義曰亂之初所以生者讒
人數緣事始自人盡得容受其言知王不察真僞遂
以漸進讒也蓋本王肅說按傳意讀僭爲譖故訓爲
數數色主切言此譖人數說于王之始王既容受其
言也釋文云僭毛側蔭反陸亦以傳讀僭爲譖矣而
數乃音朔又襲子雍之誤

君子信盜傳盜逃也正義曰毛解名曰盜意也風俗通
亦云盜逃也言其晝伏夜奔逃避人也如孔言是毛

以經盜字爲盜賊之盜按書牧誓云乃惟四方之多
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與此經正同毛訓盜爲
逃言此讒人逋逃而來君子信之耳

匪其止共維王之邛箋云邛病也小人好爲讒佞既不
共其職事又爲王作病二句毛無傳正義以箋述之
毛意不必然也蓋上章言亂初生于王又生于君子
君子怒則可沮社則可已此章承上章而言君子非
惟不怒而反與盟君子非惟不社而反信盜旣惟盜
言是甘亂由是日進此在位君子以聽讒爲事非惟
于其職止而不供而已實足爲王之病害也止共屬

在位之君子不屬讒人毛意或然

遇犬獲之箋云遇犬犬之馴者謂田犬也正義曰遇犬者言免逢遇犬犬被獲耳遇非犬名故王肅云言其雖騰躍逃隱其迹或適與犬遇而見獲是也按如孔言遇爲逢遇箋何爲以馴字釋之釋文云遇犬如字世或讀作愚非也如陸言則有讀作愚犬者愚犬何能獲免其說誠非然鄭特釋遇犬必非如字讀也爾正釋言云遇偶也此犬出入與人相偶故號曰偶犬而釋爲犬之馴者耳遇偶皆从禺得聲史記孟嘗君傳木偶人與土偶人相與語索隱曰偶音遇是遇偶

音同也

無拳無勇傳拳力也按拳與捲同說文捲云氣勢也从
手卷聲國語曰有捲勇文選司馬子長報任安書云
更張空拳李善註曰李登聲類云拳或作捲此言兵
已盡但張空拳以擊耳桓寬鹽鐵論曰陳勝無將帥
之兵師旅之衆奮空捲而破百萬之軍何晏白起故
事白起雖阬趙卒向使預知必死則前驅空捲猶可
畏也況三十萬披堅執銳乎如聲類及李註所引空
捲皆與拳通傳訓拳爲力音同假借耳

何人斯

序蘇公刺暴公也暴公爲卿士而譖蘇公焉故蘇公作

是詩以絕之箋云

今本誤作傳

暴也蘇也皆畿內國名正

義曰徧檢書傳未聞畿外有暴國今暴公爲卿士明
畿內故曰皆畿內國名孔不言暴在何地春秋文八
年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杜註云鄭地而不言地之
所在按左氏傳云晉人以扈之盟來討冬襄仲會晉
趙孟盟于衡雍報扈之盟也遂會伊雒之戎書曰公
子遂珍之也經上言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下
言盟于暴傳言會伊雒之戎而不言于暴傳殆以暴
卽衡雍也說詩者或以此暴爲暴公之國謂幽王時

三言集 卷十三
鄭尙在西都此地是東都畿內之邑然以蘇國例之
蘇國名而地乃爲溫暴亦國名而地未必卽在暴此
孔所以不引與

云何盱矣正義曰毛於下章以祇爲病言使我病是使
蘇公之病則此盱亦爲蘇公之病也又曰毛以此云
何其盱與下俾我祇也互文皆言云何而使我有罪
病也按上章祇攬我心下章俾我祇也經有我字可
以言我病此章無我字當指何人傳意言一者之來
見王于汝何病乃使我病耳與下章自相呼應之詞
孔以我病釋之未爲安也

否難知也箋云否不通也又云反又不入見我則我與汝情不通汝與于譖我與否復難知也釋文云否方九反一云鄭符鄙反按此句毛無傳箋以不通二字釋否又云我與汝情不通正解經中否字其云汝與于譖我與否非經中否字也陸以方九反列在前以符鄙反列在後是讀箋爲然否之否非鄭意也當以符鄙反爲是

俾我祇也傳祇病也箋云祇安也釋文云祇祁支反一云鄭止支反按祁支反是讀爲底也爾正云底病也白華云俾我底兮傳云底病也此俾我祇與彼俾我

痼等耳二字聲近可以通借故傳訓祇爲病或作傳
時經字亦作痼也鄭訓祇爲安則止支反爲是其祇
支反之祇乃神祇之祇也

視人罔極箋云人相視無有極時終必與汝相見正義
以箋述毛按以極反側傳云反側不正直也箋云反
側輾轉也毛鄭異矣此言罔極下言以極上下自相
申成毛意言汝有姑然之面目何視人亦反側而罔
極乎我今作此八章之歌正以窮極汝不正不直之
情也

巷伯

序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故作是詩也箋云巷伯奄官
寺人內小臣也奄官上士四人掌王后之命於宮中
爲近故謂之巷伯與寺人之官相近讒人譖寺人寺
人又傷其將及巷伯故以名篇正義曰此經無巷伯
之字而名篇曰巷伯故序解之云巷伯奄官言奄人
爲此官也官下有兮字衍定本無巷伯奄官四字於
理是也以俗本多有故解之如孔言則巷伯奄官四
字是序文校書者誤移作箋也正義又曰巷伯是內
官也其官用奄上士四人爲之又曰又解內小臣而
謂之巷伯者以其此官於宮中爲近故謂之巷伯也

如孔言則寺人內小臣也。句寺人二字當作巷伯校書者既移巷伯奄官四字作箋文不得再言巷伯因改爲寺人而不知寺人與內小臣鄭意各有其官也當悉改依正義原本乃合。

釋文巷伯奄官下云官本或將此註爲序文者如陸言則所據箋首有巷伯奄官四字既有四字不可再言巷伯當是寺人內小臣也。秦風寺人之令釋文云寺本亦作侍傳云寺人內小臣也。彼正義謂爲在內細小之臣既寺字爲侍則凡在內官俱得稱侍人亦不必以細小釋之。此箋寺人亦可讀爲侍人如此則

巷伯奄官四字釋序中巷伯寺人內小臣也釋序中
寺人傷于讒其義亦可通也然此經寺人不聞亦作
侍秦風正義引此箋云巷伯內小臣文選宦者傳論
云詩之小雅亦有巷伯刺讒之篇李善註引毛萇曰
巷伯內小臣也雖誤以爲毛萇亦足証此箋首爲巷
伯內小臣而非寺人內小臣矣箋文从正義爲當

箋兮斐兮成是貝錦傳箋斐文章相錯也貝錦錦文也
箋云錦文者文如餘泉餘砥之貝文也正義釋傳曰
錦而連貝故知爲貝之文如孔言則傳錦文二字當
作貝文箋以傳言貝文不明爲何貝故曰貝文者餘

泉餘蜺之貝文傳箋兩錦文皆誤爾正釋魚言貝多
矣獨取餘泉餘蜺者以爾正諸貝不言文惟餘泉云
白黃文郭註曰以白爲質黃爲文點餘蜺云黃白文
郭註曰以黃爲質白爲文點此外惟云元貝貽貝郭
註曰黑色貝也邢疏云山海經曰陰山濁浴水出焉
南流注蕃澤其中多文貝皆謂此餘蜺餘泉也說文
云文錯畫也文以相錯而成元惟一色不可言錯二
貝兼黃白之文故鄭獨有取焉然箋引二貝申傳文
章相錯耳其實錦文非止黃白故箋又云猶女工之
集采色以成錦文言集采則不止黃白二色矣釋文

云萋斐文相錯也無章字依釋文爲當

猗于畝丘傳猗加也箋云欲之楊園之道當先厯畝邱
傳言加箋言厯義各殊矣按傳意言楊園之道惟可
至楊園今增加一道卽可以至畝邱以興讒人本不
能譖君子今若增加其言卽可以及君子也正義以
箋合而述之誤也

作爲此詩箋云作起也孟子起而爲此詩欲使衆在位
者慎而知之正義曰當云作賦詩定本云作爲此詩
又定本箋有作起也作爲也二訓自與經相乖非也
如孔言則正義經文是作爲作詩故其述經曰讒人

立意如此故我寺人之中字曰孟子者起發爲小人之更譏而作巷伯之詩起發句釋上作字而作句釋下作字且讀爲字爲去聲也其言當云作賦詩者謂箋當云作起也作賦詩也然箋言孟子起而爲此詩則鄭經本是作爲此詩作訓起爲讀平聲定本爲得箋意定本箋當是作起也爲作也傳云寺人而曰孟子者罪已定矣而將踐刑作此詩也將踐刑釋經作字作此詩釋經爲字箋申傳意故曰作起也爲作也其云孟子起而爲此詩亦當言起而作此詩如此則種種皆合矣

毛詩細義卷十四

嘉應李輔平繡子著

谷風之什

谷風

維風及頽傳頽風之焚輪者也風薄相扶而上喻朋友相須而成正義曰頽者風从上而下之名回風从上而下力薄不能更升谷風與相遇二風并力乃相扶而上以喻朋友二人同心乃相率而成也按頽是暴風不可以言力薄既从上而下而谷風乃和調之風安能與之并力反相扶而上孔泥爾正李孫二家之

註而爲此說非毛意也傳風之焚輪釋經中頽字風
薄釋經中谷風和調故力薄得頽風相扶而上傳蓋
以頽風爲从下而上之風爾正之文惟言焚輪謂頽
扶搖謂之焱耳其以頽爲从上下焱爲从下上乃李
巡孫炎之說毛公六國時人固未知後人爲此解也
今世存郭註爾正其說與李孫同然莊子逍搖遊篇
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釋文云司馬云上行風謂之
扶搖爾正云扶搖謂之颿郭璞云暴風从上下也文
選曹子建贈徐幹詩云流焱激樛軒李善註爾正曰
扶搖謂之颿郭璞曰暴風从上下也焱與颿同古字

通陸李引郭註扶搖皆作暴風从上下與今本不同則郭註焚輪必爲暴風从下上矣若然焚輪爲風从下上正可引以釋傳而孔不引者以經字作頽頽訓下墜李巡謂焚輪暴風从上來降謂之頽與此詩合故置郭不引不知字書無頽字訓下墜者當作隕此詩之隕从禿从貴隕訓禿兒又訓暴風傳言風之焚輪釋隕非釋隕也莊子搏扶搖而上彼上指大鵬搏亦作搏音搏言風从上而下而大鵬从下而上鵬力猛故能與逆風相搏而上此傳相扶而上謂隕風扶谷風从下而上也

維山崔嵬傳崔嵬山巔也按此崔嵬當作屢屢爾疋釋
山云山頂豕峯者屢屢十月之交山豕峯崩箋以峯
爲崔嵬亦當依釋山作屢屢說文云屢屢山巔也正
用毛此傳爲說釋山別有崔嵬卽周南之崔嵬爾疋
所謂石戴土毛傳所謂土戴石者也

無草不死無木不萎傳雖盛夏萬物茂壯艸木無有不
死葉萎枝者正義曰以其天時不齊不能無死者故
月令仲夏靡艸死故曰死生分是草木無能不有枝
葉萎槁者定本及集註本云草木無有不死葉萎枝
者如孔言是傳本云艸木無能不有枝葉萎槁者校

書者依定本集註改之也按盛夏萬物壯茂故言無能不有枝葉萎槁者若作無有不死葉萎枝則非理矣盛夏之時草木何嘗盡如是乎當改依原本爲當

蓼莪

出則銜恤入則靡至正義曰作詩之日已反于家故言出入之事按箋云孝子之心怙恃父母依依然以爲不可斯須無也出門則思之而憂旋入門又不見如入無所至如箋是孝子心中擬之如此故下南山烈烈箋民人自苦見役視南山則烈烈然若此章已返于家下章何爲又言見役乎必不然矣

出入腹我傳腹厚也箋云腹懷抱也正義述傳曰出入
門戶之時常愛厚我釋箋曰腹我謂置之于腹故謂
懷抱以父母厚已非獨出入之時故易傳也按腹訓
厚與爾正說文同月令水澤腹堅釋文云腹本又作
複呂覽正作複說文複重衣兒然則腹複音義同以
重衣裹小兒出入抱之故傳謂之厚而箋以裹衾申
之傳箋俱讀腹如複非有別也

大東

無浸穫薪傳穫艾也箋云穫落木名也既伐而折之以
爲薪正義釋傳曰穫讀如穫稻之穫故爲刈也釋箋

曰穫落釋木文文在釋木故爲木名如孔言則正義
本經文作穫字故毛讀穫爲穫今汲古閣本作穫誤
也正義讀箋穫落二字句木名也三字句依爾正釋
木之文自應如此然月令季秋云草木黃落乃伐薪
爲炭說文云艸曰零木曰落箋意以穫爲落木之名
非依爾正也釋文云穫毛刈也鄭落木名也得之

韜韜佩璫傳韜韜玉兒璫瑞也箋云佩璫者以瑞玉爲
佩佩之韜韜然正義述經曰言王政旣偏其所用之
人皆韜韜然佩其璫玉居其官職不以其才之所長
又曰鄭唯言佩璫云是玉也故韜韜爲玉兒璫瑞釋

器文郭璞曰玉瑞也禮以玉爲瑞信其官謂之典瑞
此瑞正謂所佩之玉故箋云佩璲者以瑞玉爲佩玉
藻云古之君子必佩玉是也如孔言則今本傳文韞
韞玉兒璲瑞也七字皆箋文也孔以毛韞韞指人言
故云所用之人皆韞韞然佩其璲玉鄭韞韞指玉言
故用鄭唯言三句以別于毛校書者因孔下文言故
箋云佩璲者以瑞玉爲佩遂分璲瑞也以上爲傳文
下爲箋文當據正義改依原本爾正釋訓舉舉瑁瑁
釋器璲瑞也兩處邢疏引此皆云毛傳蓋自宋初已
誤矣賴正義本文具在可細繹而得也

維北有斗正義曰箕斗俱在南方之時箕在南而斗在北故言南箕北斗也如孔是以經之斗爲南斗按月令孟秋昏建星中建星近斗其時斗正南而箕在西不得謂箕南而斗北也孟秋北斗柄指申經所謂西柄之揭矣

四月

先祖匪人胡寧忍予箋云匪非也寧猶曾也我先祖非人乎人則當知患難何爲曾使我當此難世乎正義曰人困則反本窮則告親故言我先祖非人出悖慢之言明怨恨之甚猶正月之篇怨父母生已不自先

後也正義說誤詩是士大夫所作悖慢先祖庸奴販婦且不肯言豈謂士大夫而出此乎鄭蓋讀經人字爲儿說文儿仁人也古文奇字人也儿是親愛人之意與人我之人有別鄭于中庸表記兩仁者人也或云讀如相人偶之人或云施以人恩皆是儿字彼文仁人並列恐涉人我之人故須訓釋以明之此經人字與忍相對其爲儿字可知儿則不忍非儿則忍理亦易明故不煩更爲解說箋言我先祖獨非儿乎儿則當知患難何爲曾使我當此難世乎如此解則詞非悖慢鄭意當然

百卉具腓傳腓病也文選謝靈運九日从宋公戲馬臺
集送孔令詩云淒淒陽卉腓李善註曰韓詩曰秋日
淒淒百卉俱腓薛君曰腓變也俱變而黃也毛萇曰
腓病也今本作腓字非如李言則毛經字作非按爾
正釋詁云腓病也說文云風病也毛上言淒淒涼風
下言腓病箋亦言涼風用事而衆艸皆病說文風病
之訓依毛傳爲解也作腓爲是具韓詩作俱文選鮑
明遠苦熱行李註引毛詩作俱腓是唐本有作俱者
釋文不言何也

廢爲殘賊傳廢怵也正義曰說文云怵習也恒爲惡行

是贗習之義定本廢訓爲大與鄭不同按今說文心部無怵字正義所引明有其訓豈唐初說文有之邪箋云言在位者貪殘爲民之害無自知其行之過者言大於惡釋文云怵時世反下同又一本作廢大也此是王肅義釋文言下同謂箋亦作怵於惡也今汲古閣本作大於惡校書者依定本之訓改之但爾正釋詁云廢大也郭註引此詩合之定本是毛鄭有作大者與爾正合未可因王肅亦作大而并廢正訓也傳箋俱作大爲是

曷云能穀傳曷逮也箋云曷之言何也正義曰我此諸

侯日日構成其禍亂之行逮何時能爲善言其日益禍亂不能逮於善時按傳言諸侯構成其禍我逮于禍云耳豈能穀乎孔仍以何時釋傳則逮爲衍字矣爾正遏逮也孔引釋言不云字異則爾正遏有作曷者釋文云曷舊何葛反一云毛安葛反後音是也

南國之紀傳滔滔大水見其神足以綱紀一方正義謂傳意亦喻江漢之旁國故言一方箋以江漢喻吳楚之君能長理旁側小國使得其所孔以毛傳附于鄭箋故爲此說按序言下國構禍卽經中南國傳意以江漢大水其神綱紀一方喻幽王不能綱紀四方致

南國諸侯構禍也詩八章首章言先人不庇佑已使
生于此世二章亂離瘼矣正言遭亂三章民莫不穀
言他國不亂而我南國獨亂四章五章言致亂之由
起于在位貪殘下國構禍六章七章言幽王不能綱
紀天下故致南國構禍在位貪殘傳鶉鴛貪殘之鳥
是也八章言艸木之不如作歌告哀大東篇言東國
困于役而傷于財此詩言南國構禍蓋江漢間小國
大夫所作故次于大東也大國構禍則小國懼春秋
文十三年左傳云鄭伯與公宴于棐子家賦鴻雁季
文子曰寡君未免于此文子賦四月時晉楚方爭諸

侯鄭衛貳于楚因公而請平于晉文子以天子不能
綱紀四方致伯主爭盟實同構禍故言寡君亦未免
有微弱之憂卽賦此詩當取義于我日構禍曷云能
穀杜註謂義取行役踰時思歸祭祀不欲爲還晉義
用王肅詩義既違左氏之意亦與詩序不合誤也

北山

我從事獨賢傳賢勞也箋云王不均大夫之使而專以
我有賢才之故獨使我從事于役自苦之詞王肅難
鄭孔申之具在正義按孟子論此詩云此莫非王事
我獨賢勞也孟子旣以勞釋賢傳依而用之賢之得

爲勞者說文云取堅也从又臣聲凡取之屬皆从取
讀若鏗鏘之鏗古文以爲賢字春秋公羊成四年經
云鄭伯取卒釋文云取本或作堅疏云左氏作堅穀
梁作賢字然則取堅賢三字通而東觀漢記云陰城
公主名賢得續漢書天文志作堅得是賢卽堅字上
經言王事靡盬謂王事無不堅固使已盡力以堅固
之此章言不均大夫之使而我從王事獨盡力以堅
固之故得爲勞也

鮮我方將傳將壯也按釋詁將壯俱訓大故將可訓壯
釋言又曰英駟也邢疏曰秦晉謂大曰英說文曰英

駟大也是獎亦訓大爾疋樊光孫炎二本無獎駟也而有將且則將卽獎字也凡訓大訓壯之將其獎之借乎

旅力方剛傳旅衆也箋云王謂此事衆之氣力方盛乎何乃勞苦使之經營四方正義傳箋無釋玩箋何乃勞苦云云似指行役之士子說後人因謂一人不可以言衆力改訓爲陳力按傳旅不訓陳而訓衆傳意此二句指在朝諸大夫言王善我年未老鮮有如我之方壯者乎其實衆大夫氣力方剛亦可使之經營四方也鮮釋文云息淺反沈云鄭音仙

無將大車

序大夫悔將小人也經無將大車傳云大車小人之所將也經以大車喻小人言大車卽有小人內故傳以小人所將釋之正義引書肇牽車牛遠服賈用証大車爲小人之所將此乃編戶細民非序與傳所謂小人也誤甚箋云將猶扶進也說文將云扶也从手爿聲將當作將今作將聲同假借也

小明

日月方除傳除陳生新也箋云四月爲除昔我往至于芄野以四月自謂其時將卽歸何言其還乃至歲

晚尚不得歸正義釋傳日上云二月初吉爲始行之
時故言除陳生新二月也下章云日月方奧傳曰煖
卽春溫亦謂二月釋箋曰下章云日月方奧文與此
同洪範庶徵曰燠曰寒寒爲冬則燠爲夏矣若毛以
方燠爲二月初則接于正月之末時尚有霜不可
云燠且爾正稱四月爲除故據以易傳也按傳言除
陳生新及奧煖耳未嘗言二月也傳意以上二月初
吉爲周二月建丑之月知者此經日月方除歲聿云
暮與唐風歲聿其暮日月其除同彼傳云聿遂除去
也彼正義云時當九月則歲未爲暮而言歲聿其暮

者言其過此月後則歲遂將暮耳謂十月以後爲歲暮也此月未爲暮也采薇云日歸日歸歲亦暮止其下章云日歸日歸歲亦陽止十月爲陽明暮止亦十月也小明云歲聿云暮采蕭穫菽采穫是九月之事也云歲聿云暮其意與此同也彼正義以此經采穫爲九月則自丑月初吉而行先歷寒次歷暑而至建戌之月次第秩然此章日月方除卽承上離寒下章日月方輿卽承上離暑昔我往矣者往祖也承上我征徂西言今尙未歸追憶昔我徂行時矣已離歷有寒之日月其時萬物方除舊生新何言其還至今歲

遂將暮猶未得乎夏正月正除舊生新時也下章言
已離厯有暑之日月其時天氣奧煖何言其還至今
歲遂將暮猶未得乎奧煖卽暑也經文傳旨至爲明
白自孔以方除方奧爲二月而傳遂不可通矣至箋
以四月爲除上箋又言至今則更夏暑冬寒自據夏
正或謂如此則歲之將暮爲十一月于時安得尙有
蕭菽不知蕭菽之類至冬而槁拔其根莖亦可爲禦
寒之用義亦得通也

鼓鐘

淮水湯湯傳幽王用樂不與德比會諸侯于淮上鼓其

淫樂以示諸侯賢者爲之憂傷正義引王基謂淫樂爲鄭衛桑間濮上之音師延所作新聲之屬王肅謂作樂而非所則謂之淫未知誰當毛旨按桑間濮上亡國之音非徒淫而已肅駁王基而重在非所亦未爲得毛旨也毛以天子巡守朝諸侯有享燕自應有樂雖在淮上未爲非所惟不與德比卽爲淫樂耳正義又引孫毓不信毛爲會諸侯箋于上下皆不言諸侯或亦如毓按春秋昭四年左傳椒舉曰幽王爲太室之盟而戎狄叛之杜註太室嵩高紀年幽王十年春王及諸侯盟于太室漢志密高古文以爲外方書

禹貢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孔安國傳云四山相連東南在豫州界正義謂四山接華山而相連東南皆在豫州界也桐柏淮水所出北至外方約四百里此傳言會左傳及紀年言盟春秋時會盟異日異地者多然則幽王先會于淮水之上復盟于太室毛傳非無據矣抑又有說焉水經潁水篇云潁水出潁川陽城縣西北少室山東南流逕蜩螗郭東俗謂之鄭城又東南入于淮漢志謂出陽乾山少室陽乾實與太室一山幽王盟太室鼓鐘水上此詩所陳當是潁水而經言淮水者雍州漆沮下流入洛瞻彼洛矣篇

以爲洛水潁水下流入淮故此經以爲淮水與將將湯湯無釋觀次章傳云啗啗猶將將啗啗猶湯湯則不應無之釋文將七羊反聲也湯音傷流盛也當是傳文今汲古閣本誤脫當補入

憂心且妯傳妯動也箋云妯之言悼也按傳動與慟同箋知傳意故以爲悼說文無慟字新附中有之經典通用動論語顏淵死子哭之動俗本作慟馬融云哀過鄭云變動容兒知字本作動鄭于彼註言變動悼傷之至卽能變動其容兒動與悼一也說文妯云動也正依爾正及此傳而心部妯云朗也引詩憂心且

柚說文引詩一句而屢異其字者多或據此以謂詩字當作柚者誤也

笙磬同音傳笙磬東方之樂也同音四縣皆同也箋云同音者謂堂上堂下八音克諧按儀禮大射樂人宿縣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鐘其南鐃皆南陳註云笙猶生也東爲陽中萬物以生鄭解笙磬與毛此傳同故此箋不易傳正義釋箋八音克諧曰經言鐘琴笙磬是金石絲匏四者舉此明土革竹木亦和同可知是謂箋以笙磬爲二器非箋意也

以雅以南以簫不僭傳爲雅爲南也舞四夷之樂大德

廣所及也東夷之樂曰昧南夷之樂曰任西夷之樂曰株離北夷之樂曰禁以爲箏舞若是爲和而不亂矣正義述經曰以爲王者之雅樂以爲四方之夷樂又以爲羽舞之箏樂按文選魏都賦張載註引韓詩內傳云王者舞六代之樂舞四夷之樂大德廣之所及也與毛義同然則雅兼六代南兼四夷此外不聞更有所謂箏樂豈指七月之篇別領于箏章者乎然傳言以爲箏舞只是言雅南之樂皆爲箏舞耳雅兼六代禮記孔子閒居云夏箏序興賓之初筵云箏舞笙鼓鄭箋以爲殷禮周官箏師云祭祀則鼓羽箏之

舞三代樂皆籥舞其餘可知是雅樂以籥舞也春秋
襄二十九年左傳云見舞象箛南籥者白虎通引樂
元語曰南夷之樂持羽舞助時養也是南樂以籥舞
也孔見箋分雅南籥爲三舞以毛亦爲三舞非傳意
正義又曰定本作朱離其義不合按文選東都賦註
引鉤命決作株離引毛此傳作朱離李善云說樂是
一而字竝不同蓋古音有輕重也依定本作朱離亦
得

楚茨

我東維億傳露積曰庚十萬曰億箋云倉言盈庚言億

亦互辭喻多也十萬曰億正義以庾在于空非有可
滿之期倉無一億者疑箋互辭爲非按斛方一尺長
二尺七假令倉高二丈方廣二丈七尺一倉已容粟
二千斛五十倉卽十萬斛孔欲以一倉計之泥矣說
文庾云水槽倉也一日倉無屋者無屋卽傳所謂露
積庾亦倉類四周必有垣牆非無可滿之期也正義
釋箋自黍與與至喻多止今本箋十萬曰億四字衍
文當刪也

以妥以侑傳安安坐也箋云旣又迎神使處神坐而食
之正義以毛述經曰當饋獻又迎尸于室以拜安之

釋箋亦云拜以安之按釋文于箋神坐音才臥反則毛坐如字謂神安坐也鄭讀爲座謂神之位也古坐座一字而音各不同義從而異史記高祖本紀云高祖因狎侮諸客遂坐上坐正義上在果反下在臥反此傳安坐傳箋異讀正義不別疏矣說文無妥字綏字云从系从妥徐氏謂當从爪从安省然詩禮爾正俱有妥字說文偶脫耳

或剝或亨或肆或將傳亨飪之也肆陳將齊或陳于牙或齊于肉箋云有解剝其皮者有煮熟之者有肆其骨體于俎者或奉持而進之者正義曰易傳者以祭

雖有牙不施于既亨之後非文次也按禮運云腥其俎熟其殽鄭註腥謂豚解而腥之熟謂體解而燭之此經剝亨以熟言禮運所謂熟其殽也肆將以腥言禮運所謂腥其俎也腥故宜陳于牙而分齊之經四或分兩平非相承說下故傳云然自孫毓駿傳不待既熟乃齊孔承其誤遂爲祭雖有牙不施亨後之說非傳意也正義釋箋是解剝其肉定本集註箋作解剝其皮今汲古閣本依定本集註改之也當依正義原本

先祖是皇箋云皇睢也先祖以孝子祀禮甚明之故精

氣歸咼之正義曰信南山箋云皇之言咼也泮水箋云皇當作咼咼猶往也不同意趣在義通不爲例也按爾正釋詁咼咼皇皇美也邢疏引少儀云祭祀之美齊齊皇皇鄭元云皇皇讀如颺往之往彼言皇皇則此咼咼也如邢疏言則皇與咼一字此箋皇咼也明皇爲咼字而言精氣歸咼泮水箋言咼猶往少儀註言皇讀如歸往之往是皇咼往三字同也皇咼得爲往者說文之部咼字云艸木妄生也从之在土上讀若皇徐音戶光切說文讀若之例有言音同者有音義並同者咼讀若皇是皇本作咼也爾正之

往也之在土上坐有往義故皇得爲往而往皆以
坐爲聲故往得爲往也

爲豆孔庶箋云庶胙也祭祀之禮后夫人主共邊豆必
取肉物肥胙美者也正義曰庶胙也釋言文按今爾
正作修如孔言則唐本爾正作胙矣釋文云胙何沈
都可反說文無胙字奢部羶字云富羶羶兒从奢單
聲徐音丁可反富羶羶卽箋所謂肥胙矣

祖賚孝孫傳賚予也釋文載傳云與也正義述經云旣
而因以所嘏之物往與主人孝孫也是正義經傳亦
作與孔引釋詁云賚予也當亦作與校書者據今本

爾正改之并改毛傳賴釋文正義尙可尋釋當依原本乃合

信南山

昀昀原隰傳昀昀墾辟兒正義曰釋訓云昀昀田也註引此昀昀原隰與勻音同也如正義孔以昀當爲勻矣說文無昀字而勻訓少也與墾辟之義不合釋文昀音勻又音畇又音旬說文亦無畇字旬訓徧也於義爲近爾正釋文引字林云均均田也是呂忱作均均其訓爲平徧爾正本釋此詩作均爲得矣

曾孫田之傳曾孫成王也正義謂周祖文王而宗武王

成王繼文武爲太平之主特異其號故詩通稱成王爲曾孫不繼于文王直言孫者以太王亦王迹所起見其王業之遠又不稱元孫者以元孫對高祖爲定名世數更多則不得稱元孫曾者重也自曾祖以至無窮皆得稱曾孫明周德之隆久按傳以經上言禹甸下言曾孫而序又稱幽王不能修成王之業疆理天下以奉禹功故以曾孫爲成王義係于禹不係于周之祖也書武成篇曰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王者于天地山川尙稱曾孫況周祖后稷爲堯弟與堯同祖元囂禹

祖昌意皆黃帝子孫故成王于禹得稱曾孫此篇及甫田大田之曾孫皆係于禹他篇曾孫乃當如正義說耳

雨雪雰雰傳雰雰雪兒豐年之冬必有積雪釋文雨于傳反崔如字如字則是雨雪並下雪而兼雨到地卽化此冬安得有積雪崔讀與毛義違不可从也雰乃氛之或體說文氛云祥氣也傳言雪兒者文選謝惠連雪賦云連氛累靄掩日韜霞霰淅瀝而先集雪紛糅而遂多則氛氛是將雪時兒狀故傳以爲雪兒也疆場有瓜傳剝瓜爲蒞也箋云于畔上種瓜瓜成又入

其稅天子剝削淹漬以爲菹蕘四時之異物正義引地官場人凡祭祀共其果蓏瓜瓠之屬謂天子之瓜自令有司供之不稅于民按載師日以場圃任園地又曰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註鄭司農云任地謂任土地以起賦稅也元謂國宅凡官所有官室吏所治者也國稅輕近而重遠近者多役也園廛亦輕之者廛無穀園少利也古之宅必有樹而置場有瓜是鄭以載師稅瓜矣孔何不引以証與豈以載師園地在近郊之內鄭註雖引此詩而非民田之疆場然稍縣置之地行井田則于公田種穀田畔種瓜

穀是曾孫之穡瓜爲皇祖之菹亦統在任地起稅之內不可謂不稅民瓜矣